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四十一回 老兵部關心侍女 姜女醫舌辯鬼胎

詞曰：世上生靈作孽多，功名富貴反成魔。常懷憂國憂民志，不見康衢擊壤歌。仗劍提刀爭世界，施謀設計奪山河。白頭釣叟秋江上，笑指〔沙〕鷗下碧波。

按下閒詞。

單講安老爺用過早膳，正要上樓代臨妝看病，忽有家人來稟：「太太，外面姜先生來了。」老爺問夫人道：「那個什麼姜先生？」談氏夫人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：這姜先生原是當日呂禮部家打發出來的一名女戲子，嫁與東城姜一鶴為妻，他的丈夫是個醫生；只因姜先生作古，目下他在外面行醫道，要算得蘇州女科的名公，就是我們家下傷風頭痛，總是請他。老爺正要代臨妝看病，如今姜先生來得正好，托他去看一看，便知端的。」

道言未了，姜先生從外面進來。見過了禮，巡茶已畢，姜先生道：「恭喜太太與小姐！但不知老爺幾時回府的，醫生也沒道喜。」太太說：「多謝先生！先生今日來得正好，省得我打發人來相請。」姜先生道：「但不知太太有何見諭？」談氏太太道：「不是別的，就是小女房中的臨妝丫頭，這一向未曾見他下樓，昨日問我女兒，說他有些病痛。昨日我家老爺就要代他看看，只因要接聖旨，打了個叉；今日才要上樓，有人報說你先生來了。如今就拜托先生上樓，代他看一看脈，是何病體。」說罷，命小姐同姜先生上樓，太太同老爺在樓下等候。

一會來到樓上，小姐道：「臨妝，姜先生來了，快些出來。」臨妝聽得姜先生來，連連迎出房門，叫了聲：「姜先生！」姜先生道：「臨妝姑娘，有何貴恙？請道其詳。」小姐說：「請先生房中坐下領教。」姜先生坐下，臨妝倒（道）過了茶，說道：「請教先生：我這些時不知怎麼，飲食又吃得，睡覺又睡得，只覺得胸膈不寬，

神思恍惚渾無力，一病懨懨卻為何？」

姜先生將他上下細細一看，那裡有什麼病？即便取了書本，命臨妝坐下，將他兩手的脈細細一看。臨妝道：「請教先生：到底還是那一經的病？」姜先生道：「論其理來，你姑娘是個黃花女子，不應有此事；如今六脈和平，胎氣甚旺，卻是一部喜脈。」臨妝陡然將臉一變，說道：「先生此言差了！想我雖係人家丫環侍女，尚且未曾適人，喜事從何而得？」姜先生道：「姑娘不必性急！脈為人之根本，沉細是虛，橫浮是火，六脈平和，分明是喜。脈為不語之師，若是看差了，自今以後再不行醫。」臨妝見他言語蹊蹺，脈中有故，只得跪將下來，道：「先生真乃高明！要求先生救命。」小姐羞得滿面通紅，亦連連下了一禮，道：「故雖臨妝不端，亦是我瑞雲閨門不謹。如今先生既以見明，拜托先生使一良方，保全我的聲名，自然重謝。」姜先生笑嬉嬉道：「小姐與臨妝姑娘都不須如此。就是那人在尊府耽擱了數月，我也知道。那一天晚間，有個賣花的大娘在我家下換了衣衫而去，彼時我盤問他的來歷，一一都與我說明。我特地前來，正為此：

不須愁悶深憂慮，自得安然保太平。」

小姐聽得，望著姜先生道：「請坐一坐，少停就來奉陪。」小姐回房不題。

再言臨妝問道：「既是先生會見我的那人，他可保養得好麼？今番回去，拜托先生多多致意與他：叫他早些作法前來，免得我與小姐掛念。」姜先生回道：「我自然代你姑娘說道。將來你小姐與你姑娘的大事在我身上，決不有誤。」一會，小姐取了五十兩銀子，送與先生道：「拜托先生將臨妝這病除根，將來另有重謝。」姜先生欲要推辭，惟恐說他嫌輕，只得將銀子收了，望著小姐道：「若是令尊、令堂問到臨妝姑娘所患的何病，小姐不必言語，等我回覆便了。下午時候，自然著人送藥前來。臨妝姑娘須要用飽了飲食，方可經得住那藥性，不可大意要緊。」姜先生別了臨妝與小姐，下樓見了老爺、夫人。老爺問道：「請問先生：看出臨妝是何病症？」姜先生道：「說來到也奇怪！若論老爺府上，姐姐跟著千金小姐，深房內室，那有此事？如今據我看來，卻是一部胎脈。」老爺聽得，大怒道：「我女兒樓中，三尺之童不許上樓，豈有此理！」姜先生道：「老爺不必著惱！若是別的醫生看差了，以喜事用藥，一來老爺心下不服，二則誤了臨姑娘的名節。若使外人得知，不是一場笑話？但老爺昔日曾做過太醫院，那些醫書自然是都看到了的。可知那內科正宗內有七十二樣蟲症麼？其中有一種魍胎蟲。只蟲起初時只因用了油膩之物，在於露天之中貪涼，受了惡物淫氣，始覺乍寒乍熱，既而其痞如胎，以至經水不調，精神漸減。故患此症，若看不到，十病只怕九難保全。老爺、夫人不嫌〔污〕耳，遂聽醫生講一個現在榜樣，與老爺、夫人聽。」